

杀·手·皇·妃
SHASHOUHUANGFEI

杀手皇妃

追追逃逃之间，就这么爱了

穆丹枫

作品

上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杀 · 皇 妃
SHASHOUHUANGFEI

杀皇妃

追追逃逃之间，就这么爱了

穆丹枫

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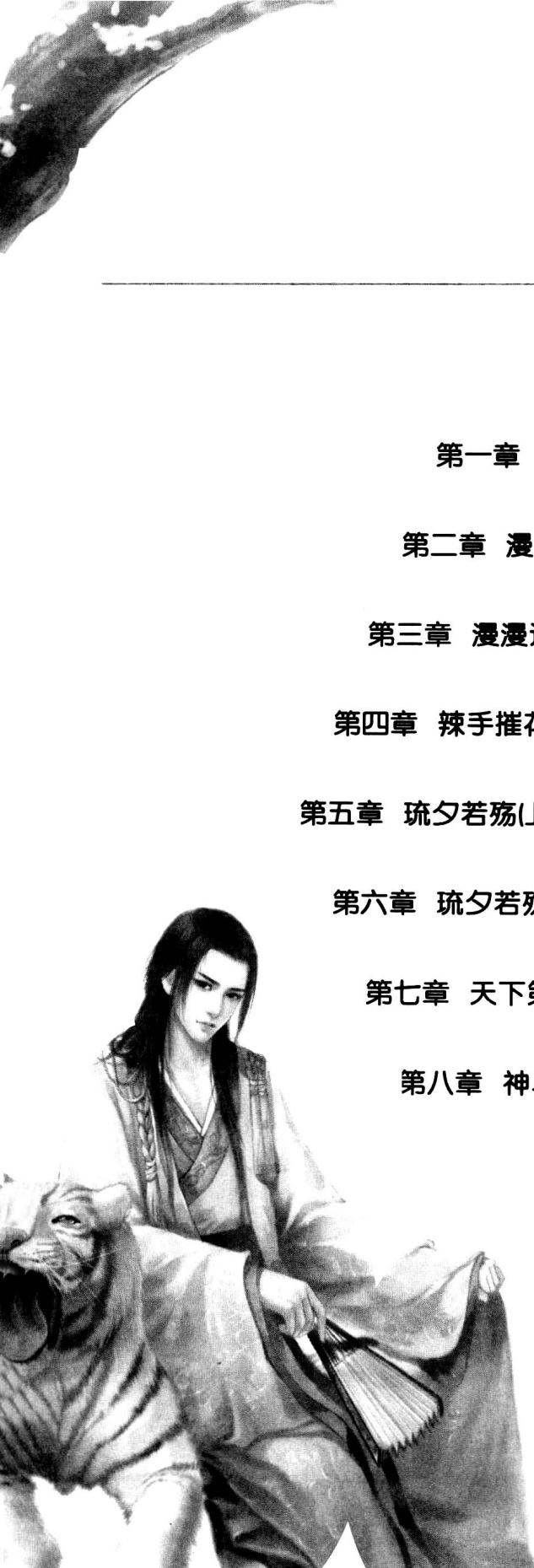
杀手皇妃 / 穆丹枫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399-5370-0

I. ①杀. II. ①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1126 号

书 名	杀手皇妃
著 者	穆丹枫
责 任 编 辑	胡 泊
特 约 编 辑	陈 媛
装 帧 设 计	天下装帧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通联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51
字 数	710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5370-0
定 价	78.00 元(全三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死里逃生	1
第二章 漫漫还钱路之水云国	37
第三章 漫漫还钱路之土云国	71
第四章 辣手摧花	109
第五章 琉夕若殇(上)	133
第六章 琉夕若殇(下)	173
第七章 天下第一刀	211
第八章 神鸟黎鸭	241



第一章 死里逃生

疼！浑身上下说不出的疼！疼得她用牙紧紧咬住了唇瓣，几乎要呻吟出声。她猛地睁开眼睛，却微微愣了一愣！

血，满地的血！四周横七竖八躺着几具死尸……

看到这些死尸，饶是风凌烟早就见惯了生死，依旧情不自禁抖了一抖，瞳孔猛地收缩！

那些死尸竟然是十一二岁的孩子！

这些孩子有男有女，相貌虽然不一样，却都极为清秀。他们身上是同样的穿着，都是一身黑色的裤褂，在裤褂的边沿，绣着一个骷髅头，看上去极为妖异，更怪异的是，这些孩子无一例外都留着长发，就像是画册上画的古代小孩，头上梳着两个髻……

怎么回事？在拍电影？这是什么电影，怎么有这么血腥的场面？这些孩子是某个学校的学生吧？他们可真敬业，装死装得像真的一样，还真难为他们了。

风凌烟一跳而起，忽然打了个踉跄，这才记起刚刚的疼……

莫非，我真受伤了？

情不自禁低下头瞧了一瞧。这一瞧之下，她登时像被雷电劈中！她——她自己的身上竟然也穿着这么一身绣着骷髅头的黑色裤褂！更要命的是，她发现自己脚变小了，个头变矮了，她下意识地伸出了小手。

嗯，那是名副其实的小手，也就她原先的一半大小，上面遍布硬茧和血泡，看上去很劳苦大众，还脏乎乎的！

风凌烟只觉脑袋轰的一声，一个念头终于后知后觉闯进她的脑海：老天，我不会是穿越了吧？！而且还是魂穿！可她没记得自己死啊，怎么会魂穿？

她脚下趑趄了一下，险些坐倒，一颗心更似要跳出腔子。

她是“烈焰”集团的成员，而“烈焰”又是最神秘的杀手组织，成员并不多，却个个能独当一面，随便放一个人出去，那都是绝顶的高手。

组织中的成员各有所长，有的擅长改装枪械、有的擅长爆破、有的善使机械



……而风凌烟则擅长易容术和巫术。

组织成员都用数字来代替名字，而她排行老七，所以有一个很拉风很牛叉的代号——零零七！

她是苗家人，长相甜美可喜，看上去就像个与人为善的邻家小妹，谁也不会想到她是“烈焰”组织的核心成员，交到她手中的任务都会完成得极出色。

在穿越的前一刻，她记得刚刚完成一个任务，用蛊术杀了一个大毒枭。为了庆祝自己又一次为社会除了一大害，她跑到酒吧跳了一会辣舞，喝了几杯酒，然后——然后就忽然犯困，趴在桌上睡着了。

再然后——再然后她就来到这里，悲催地发现自己居然魂穿了，而且还穿越成为一个十多岁的小屁孩！

她定了定神，又看了看那些倒地的死尸，心中一动：“莫非这些死尸是真的？”

她看了看离她不远的那一具俯着的尸身，走了过去，弯腰拨了一下。

咕噜！那尸身被她拨得翻了个身子，仰面朝天。她心中微微一跳。那尸身喉咙处中了致命一剑，鲜血染红了他身下的衰草，早已气绝多时。

她后退了几步，原来这些尸体是真的！是谁这么残忍，杀这么小的孩子？

她又连连翻看了好几具尸身，他们或腹部中刀，或头部中剑，伤口不一，杀人的手法也各不相同，却基本都是一招致命——狠、辣、绝！

她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伤口，伤在左胸，如不是她这具身体的心脏生得稍稍偏右一点，只怕也早已毙命多时了！

她又查看了几具尸体，心中忽然一动，这些尸身穿的衣服几乎是一样的，根本没有其他样式……

一个念头蓦然飞上心头，莫非——是这些孩子自相残杀而死？

她情不自禁打了个冷战，知道自己这个推论十有八九是正确的，不由得对“自己”的身份有了一些疑猜……

此处山高林密，自然不是个允许她出神的好地方。远处时时传来猛兽的吼叫，她抬头看了看天色，夕阳半落，晚霞如血，眼见天就要黑了！夜晚的丛林有多危险她自然明白，为今之计，也只有尽快下山了。

她包扎了一下伤口，踉踉跄跄下山。刚刚转过一个山角，忽觉后面风声猛恶，她猛一侧身，以一种意想不到的角度转了一圈，一道白光在她眼前闪过，在她前胸掠过，如不是她反应快，这一道白光已经要了她的命！

偷袭她的居然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穿着和她几乎相同的衣衫。那孩子脸上是和年龄不相衬的狠辣和决绝，像是和她有深仇大恨似的，手中的娥眉刺泼风似的朝她猛刺！

风凌烟身形滴溜溜一转，那孩子只觉眼前一花，手上一麻，那柄娥眉刺已经脱



手。风凌烟脚下一绊,那孩子一个身子登时跌了出去。那孩子不顾疼痛,就想一跳而起,身子刚刚起了一半,立即不敢动了,那柄寒光闪闪的娥眉刺就停留在她的颈动脉处!

“说,为什么要杀我?”风凌烟拧眉看着她。

那个孩子原本已经等死,听到她这句话顿时睁开眼睛,眸中闪过一抹诧异,似看一个怪物,却抿紧了唇,并不回答,似乎风凌烟问的问题很白痴。

风凌烟心中一动,她不想威逼一个小孩子,但眼前状况她必须及早弄清楚。

她把手中的娥眉刺向下压了一压,甜甜一笑:“小姑娘,你不说的话,我会直接杀了你哦。”

那孩子身子微微缩了一下,她到底还是孩子,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还是很恐惧的,忍不住道:“我说了你就能放了我?”

风凌烟让自己笑得更甜美:“当然。”

那孩子倒也爽快,风凌烟很快就知道了她想知道的一切。

原来她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叫古羽山,是一座渺无人烟的大荒山,而他们都是黑焰门的实习弟子。这黑焰门是专门培养杀手的地方,黑焰门每年都会在全国各地搜寻一些资质相貌俱佳的十岁左右的孩子进行残酷的魔鬼训练,然后再让他们自相残杀以淘汰。在这个门里,人命贱如草芥,每个月便有一次正式对决,而每一次对决只能有一个人活下来……

短短的三年下来,曾经的一千多人只剩下一百人不到。

这一次是最后一次对决,这一百人被投放到这座荒山上,却只能有二十人能活着离开,为了能争取活下来的机会,所有的孩子看到自己的同伴都会毫不犹豫地杀死……

风凌烟脸色一黑,自己的运气真够背的,前生就是过的刀头舔血的日子,没想到穿越居然穿越到了杀手集中营,老天玩她是不是?!

她不怕杀人,但是——让她杀孩子——她还是不忍心下手,手一抬,将那个孩子放了:“好,你可以走了!”

那个孩子倒愣了,她后退两步,眸光闪动:“你肯放了我?”

风凌烟挥了挥手,很轻松地一笑,也不说话,转身向山上走去。那个孩子眼眸中闪过一抹诧异,却也不及思索,拼命朝山下跑去,她要争这二十个活命的名额……

“嗖!”“啪!”天空中忽然升起一朵墨黑的烟花,迅速凝结成一个骷髅头,然后慢慢消散……

风凌烟愣了一下,忽见刚刚跑走的那孩子啊的一声叫,噗通一声坐地上。

“怎么了?”风凌烟跑回她身边。

那孩子面如死灰,一双眸子里满是绝望与惊恐:“二十个名额已经满了!我们



这次死定了！”

风凌烟从心里哧地一笑，她根本就没想争取什么名额，她才不想留在这个见鬼的杀手组织。

她一伸手，将那个孩子拉了起来：“那还愣着干什么？一起逃吧！”

那个孩子却是动也不动，缓缓摇头：“跑不了的……而且逃跑被抓住的话会五马分尸……”挣开风凌烟的手，居然原地坐下。

风凌烟愣了一下，心中一冷，叹了口气，扭头就走。

“不要跑了，没用的。山下已经全部封锁，连只耗子也别想逃出去，而山上暗探杀手遍布，他们接到信号很快就会来解决所有不用的‘棋子’，我们原地待死还能死个痛快。”知道自己死期将至，那孩子反而对风凌烟没有了敌意，好心地在身后提醒。

风凌烟脚步顿了一顿，唇角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原地等死可不是她风凌烟的作风，当年她在戒备森严、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的大毒枭别墅尚能来去自如，更何况现在是在一座山上。她虽然变成一个孩子，身手大不如前，但要想抓住她，那也是不太容易的。她头也不回向山上跑去……

在古羽山下，笔直站着的是面目英挺、身手利落的黑衣男子，古羽山虽大，但每一个出口都有黑衣人把守。

那个孩子说得没错，在这样的防守之下，就是一只耗子也休想逃下来。

山下有一个小亭，小亭的石桌上摆有几道应时小菜。

白玉酒壶，白玉酒杯，一个紫衣男子斜倚在栏杆上，白玉般莹润的手指尖转着一个白玉杯，杯中琥珀美酒在残阳中微微荡漾。他姿态看上去甚是慵懒，身姿却高大挺拔，一张银色面具从鼻梁上方将半张脸齐额遮住，面具之下的嘴唇是淡淡的晕红，唇角微抿，看上去似笑非笑中又带了一种魅惑的凉薄，下颌弧线美好，漆黑的长发披散，在微风中轻轻飘扬。

在他的身周环绕着五个人，这五个人分穿红、蓝、黄、绿、黑衣衫，颜色虽然不同，样式却是一样的。这五个人年龄有老有少，但每个人眼眸中精光四射，一看就是内家高手。

这五个人恭恭敬敬地立在那紫衣男子身侧。

在小亭外还环绕着五十多个黑衣青年男子，每一个都清秀俊美、劲装疾服、英气勃勃，他们手按长剑、目光炯炯、标枪似的立在那里。在他们身前是二十名刚刚自山上跑下来的孩子，明明全部是十二三岁的少年，眼睛里却闪烁着嗜血和杀气，如同凶狠的小狼一样。

那银色面具男子的眸光自他们脸上一掠而过，黑曜石般的眸子里看不出半丝情绪，凉薄的唇角一扯，淡淡道：“黑焰，这次你黑焰门干得不错，倒是有几个出色



的。好了，收工吧。”

旁边的黑衣男子衣角上绣着一朵燃烧的火焰，看样子正是黑焰门的首领，听到紫衣男子的夸奖，他阴鸷的脸上现出一丝受宠若惊和得意，似乎能得到紫衣男子这一声称赞，让他八辈子祖宗坟头上都冒出了青烟，他答应了一声，向着厅外的黑衣属下一挥手：“人已全，清山！”

一道黑色的烟花飞上了半空，在空中绽放成一个骷髅形状……

半个时辰后。

“报！疾风十二在南路共清‘废棋’二十二！”

“报！疾风八在北路共清‘废棋’二十三！”

“报！疾风十五在东路共清‘废棋’二十名！”

“报！疾风十四在西路共清‘废棋’十四名！”

深山中埋伏的暗探都完成任务“飞”了回来，利落地报告清剿的人数。

黑焰微微点头，俊脸上有一些得意，那些所谓的“废棋”正是那些没及时跑下山的孩子，现在都已经成为冰冷的尸首……

听到最后一个下山头目的报告，他脸色微微一变，怎么少了一个？

今天上山的“棋子”共有一百人，除了选定的二十名，“废棋”应该有八十名，现在却只有七十九个。

那紫衣男子唇角一弯，轻飘飘道：“黑焰，怎么少了一个？”

他说话声音不大，黑焰额头上却瞬间滚下冷汗。

这种选拔“人才”黑焰门三年一次，却从来没出过这种纰漏。每次出发的时候，他都会在这些孩子面前车裂一个人，让他们看清逃跑后的血淋淋的现实，历年来没有一个“废棋”敢于逃走，都乖乖地接受被屠戮的命运。却没想到这次在总门主亲自莅临现场的时候，竟然出了这种纰漏，真让他面上无光！

黑焰虽惊却不乱，恭敬道：“总门主放心，她跑不了的。山上共有三十八道暗卡，她无论跑向哪个方向，都会被发现的……”说到这里，他俊美的脸上掠过一抹嗜血，“黑焰门已经二十年没出过‘逃棋’了，这一次抓住她，正好给她尝尝黑焰门生不如死的刑罚滋味！”

他的声音无限寒凉，那些侥幸逃出的孩子全部打了个冷战，开始为那个敢于逃走的孩子默哀了……

风凌烟向上行走不了二里路，已经碰到三拨来清“废棋”的杀手，也亲眼见到五个孩子在这些杀手手里死于非命。

这些杀手身手敏捷，出手狠辣，都是一剑封喉，绝不出第二剑。幸而风凌烟身手够敏捷，反应速度够快，借着地形的便利，才没被他们发现。

又向上走了一会，夕阳已沉入对面的山谷之中，天眼见就要黑了。



风凌烟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俏脸忽然一黑，她衣服上的那颗骷髅头装饰居然会发光，这样在夜间行走简直就是活靶子。而要命的是，她此时根本没有第二套衣服可以更换，她总不能在深山里裸奔吧？

小巧的眉头微微蹙起，这样的话，就算是在夜里她只怕也逃不过那些杀手的追捕。

她刚刚行走到一块大石后面，便发现了一个黑影飞纵而来。除了这块大石外，周围再无遮挡，她想再躲已来不及！

那名杀手正是疾风十五，他是奉命上山搜捕的。此人身手极高，在黑焰门那也是杰出人物，深得黑焰的器重。他一边飞纵，一边搜索，一双眼如同刀子，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忽然，他发现前方大石后有一团黑影，心中一动，飞掠而来。及看清大石后那小巧的身影时，他目光一凝，唇角露出一抹冷笑，原来——逃走的女孩在这里！

风凌烟斜伏在那块大石上，胸前的衣衫已被鲜血染透，她脸色苍白，长长的睫毛覆盖在眼帘上，似是睡着，又似是已经昏迷——如不是看到她的胸膛还有微微的起伏，几乎以为她就是个死人。

原来这小丫头是昏迷了，并不是逃走……疾风十五暗暗吐了一口气。

他就说嘛，有那么血淋淋的例子在前，这丫头吃了豹子胆了，居然敢逃走……嗯，看来是疾风十二的人刚刚把她漏掉了。

他漫不经心地走上前，抬腿踢了踢风凌烟的身子，将风凌烟踢了一个滚儿，正滚在他脚下。

唔，小丫头倒是个美人胚子，可惜也逃不开一死，等待她的将是无边的酷刑和车裂……

他摇了摇头，弯腰将她抱起，小小的她如同一片羽毛：“好了，可以真正收工了……”

突然，他整个人挺直、僵硬，嘴里“丝丝”吐着气——一丝鲜血慢慢自他嘴角沁出，一双眼睛死鱼似的凸了出来，不相信地瞪着怀中的小女孩。

风凌烟回他甜甜的微笑，满脸的无辜。一柄匕首正插在他的心脉上，不偏不倚。

疾风十五慢慢软瘫下来，打死也不敢相信他堂堂疾风十五居然死在一个不满十三岁的毛丫头手中！

风凌烟早已跳离他的身子，拍了拍小手叹了口气，她不想杀人，但她也不想稀里糊涂就死在这里。

她快速地剥下疾风十五的衣裳套在自己身上，衣裳有些大，绊手绊脚的，她干脆将袖子挽了起来。她是易容天才，在疾风十五身上搜出一些药膏药粉，快速往自



己脸上涂涂抹抹……

不到半盏茶的工夫,她原本的俏脸已经和那疾风十五有七八分相像。她叹了口气,可惜这里没有现成的易容工具,不然她绝对有把握完全易容成疾风十五,就连他亲娘老子也分辨不出真假……

现在只好将就了。好在天色已黑,不凑近了仔细看,还是看不出什么来的。身量虽然不足,但她自有一种巫术,让人视觉上产生错觉……

将疾风十五的尸身藏在一个暗角处,风凌烟大摇大摆的继续向上行走。

刚刚行走了有一炷香的时间,前面暗林中风声飒飒一响,跳出两个黑衣人,噗通一声跪在地上:“属下参见十五将军。”

风凌烟摆了摆手:“发现可疑人员没有?”

那两个人一起摇头:“尚未发现有可疑人出现。将军,清山是否完毕?”

风凌烟淡淡道:“没有。你们在此继续守候,一只蚊子也别放走,本将军再向上搜搜。”

“是!将军!”那两个人齐齐答应一声,又返回了原隐蔽地待着。

风凌烟大摇大摆自这道暗卡处走了过去……

那两个暗卡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眼眸中闪过一抹诧异,平时的十五将军惜字如金,今天的话似乎有点多……不过,黑焰门上下等级极为森严,而这位疾风十五更是喜欢动辄杀人,他们虽然有所怀疑,也不敢贸然上去询问,眼睁睁看着他远去了。

又是小半个时辰过去了,却依旧没有“逃棋”的消息,黑焰的脸色已经黑得不能再黑,手指在身侧缓缓握紧。

那紫衣人倒是不急不慌,他懒洋洋放下酒杯,打了个呵欠,轻飘飘道:“黑焰,你确定你派出去的是疾风侍卫,而不是一群饭桶?”

黑焰一张俊脸涨得通红,低下头噗通跪倒,一句话也说出来。其他四色男子唇角露出一丝冷笑,这黑焰一向是总门主的手下爱将,看到他吃瘪,他们嘴里不说,心里却暗爽。

“报门主,山上……山上发现了疾风十五的尸首!”一个黑衣男子匍匐在地上禀报。

黑焰惊得差点跳起来,这疾风十五是他手下爱将,一身武功在江湖中也不算翘楚,没想到居然会死在这里。不用说,定是那个逃走的小丫头所为。

那紫衣人唇角一弯,原本懒洋洋的眸子中闪过一抹微光,一个尚未修习上乘武功的小毛丫头居然能致疾风侍卫于死地。唔,他倒真有一丝兴趣了。

爱将身死,黑焰又气又怒,喝道:“那颗废棋找到没有?”

跪在地上的黑衣男子头也不敢抬:“没……没有……不过属下已派人沿着疾



风十五毙命的那个方向追过去了。”

黑焰怒道：“守在那里的暗卡是谁？可发现那颗废棋的行踪？”

“回门主，是疾风十二的人。据他们讲，没看到任何人通过，只有疾风十五向上去了……”

“疾风十五？疾风十五不是死了吗？！他们见鬼啦？！”黑焰怒气勃发，“去，把那两个暗卡砍了！带上獒犬，继续向上搜索，挖地三尺也要把那颗废棋找出来！”

那紫衣人眸光一闪，淡淡道：“小小年纪就能杀疾风侍卫，又会易容术，你还以为她是颗废棋？留活口！”

他伸了个懒腰，唔，越来越好玩了。他原本就是路过此地，一时心血来潮来看黑焰选拔人才，没想到居然让他碰到这么一个意外。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居然有这等本事？

“那个逃跑的孩子叫什么？”他打了个呵欠询问。

黑焰一愣，低头：“她……他们来到这里都没有自己的名字，逃走的那个孩子代号‘玉兔’。”

玉兔？呃，凶猛的会咬人的小兔子？还蛮可爱的嘛。

又是半个时辰过去，派出去的人依旧没有回来，时不时有探子来禀报。

“报门主，没有发现玉兔的行踪。”

“报门主，又发现了两个侍卫的尸体……”

禀报的探子在地上打着哆嗦，几乎不敢抬头。

黑焰脸色铁青，咬牙切齿地瞪着跪了一地的属下：“几百号人居然连个孩子也找不到，你们还活着做什么？！”

疾风十牵着两条獒犬慢慢蹭了回来。

黑焰道：“人是废物，那狗应该有些用吧？它们是不是已经闻过那个丫头留下衣服的气味了？”

疾风十伏在地上不敢抬头：“属下牵着‘神风’和‘烈火’循着那丫头的气味一直追到黑龙潭边，但……”

黑焰眉毛一抬：“但什么？她肯定是下水了！你们没有下水去搜？”

疾风十声音有些发抖：“整个黑龙潭全部搜遍了，根本找不到……”

“那黑龙潭周遭呢？她就算上了岸，猎犬也应该能闻到的！”黑焰的声音冷得像冰碴子，让人直打哆嗦。

疾风十的脑袋几乎和大地贴在了一起：“岸上周围三四里‘神风’和‘烈火’都闻过了，没有……”

所有的人都微微皱起了眉头，他们深知“神风”和“烈火”这两只獒犬的厉害，只要有一丝气味，它们便能闻到。



没有人能躲得过猎犬的追踪,就算在水里能侥幸躲过,上了岸便万万不能。莫非那个孩子是神仙,借水遁走了?

一直斜倚栏杆的紫衣人慢慢站了起来,淡淡道:“那个孩子是哪寻来的?平时谁负责她?”

一个精瘦英悍的男子跪在他面前:“稟总门主,那个孩子是火云国人,三年前属下在一个悬崖下发现她,见她根骨不错,就把她带回来,平时也是弟子负责她的训练。”

火云国人?紫衣人眼眸中光芒一闪,火云国人应该不会什么奇门异术?

“那你可知她的身份?她平时的表现如何?”紫衣人声音淡淡的,听不出什么起伏。

那英悍男子道:“我拣到她时,她已经失忆,不记得父母兄弟。她根骨不错,人也蛮机灵的,但平时不爱说话,胆子也有些小……”

紫衣人白玉般的手指轻扣桌面,黑曜石般的眸子微眯,似在沉思什么。黑焰很聪明,见总门主准备插手,便不再发号施令,微拱了身子等待他的吩咐。

紫衣人淡淡一笑:“这倒有些蹊跷了,这样蹊跷的事我们不可不瞧。诸位,要不要和本座去黑龙潭看看热闹?”

……

风凌烟悲催地蹲在黑龙潭里,叹气再叹气。

这黑焰门真不上道,不就是丢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丫头嘛,至于这么大规模地搜捕么?

害得她几乎把十八般武艺全使出来了,诱杀了两个黑衣男子后,她便听到了犬吠声。自己的易容术虽然高明无双,能骗得了搜捕的人,但狗狗们却是不买账的。

她只得继续跑路,幸好跑着跑着就发现了一个水潭,这水潭不深,但方圆不小,正是能躲避神犬鼻子的好地方。

她跑到潭水正中,使用易容术外加巫术将自己变得像一块大石头,且喜这潭水不深,她尚能露出头脸来呼吸。当然,在外人看来,也就是水中的大石头露出了一个尖角。

果然,过不了多久,风声连响,随着几声狗叫,潭边出现了几十个搜索的黑衣人。

这些黑衣人在潭边逡巡了一圈,便都下了水,水上水下搜了半晌,也没搜出个子午丁卯来,又在水潭四周搜索了一遍,依旧是两手空空。

因为这些人是在边搜索边轻轻交谈,自他们的交谈中风凌烟才知道自己这具身子的代号,一张俏脸黑得不能再黑。

兔子?她一个美少女哪里像兔子了?哼,这黑焰门起名字可真没创意!

而自他们的交谈中,风凌烟也才知道黑焰门这次如果找不到自己是不会死心



的,而且山下遍布黑焰门的门徒,他们不撤退的话,自己根本不可能跑出去。

她的巫术只能使她幻出和自己差不多大小的东西,她总不能变块石头滚下山吧?而变动物——也只能是黄羊、小鹿什么的,如果贸然蹦出去的话,只怕会被黑焰门的人一箭射死,然后烤了吃……

所有的方法都行不通,所以风凌烟只能悲催地待在潭水里冒充大石头,在水中泡了这一个个多时辰,她的腿已经僵硬如同木头。

这些人搜完这边后,便快快退走,又去别处搜索了。

风凌烟跳了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足,一瞥眼间看到岸边有一块细长石头。这石头略似人形,她心中一动,忽然得了一个主意。

她三步两步蹿上岸,将那块石头拖到水中。所幸那块石头不沉,也就一个成年人的重量。

到了这个时候,风凌烟也顾不得会走光了,将身上那件疾风十五的衣衫扒下来,穿在那块细长石头上。又一口咬破了中指,在那块石头上滴了几滴血,嘴里念念有词,那块石头便变成她现在这副模样。

湖底遍布碎石,她将那个“假人”拖到潭底一个较偏僻的角落,再用几株水草缠在假人的腰上。

刚刚做完这一切,便又听到几声狗叫传来。风凌烟忙跑回原地站好,外人看她依旧是一块大石头。

那些黑衣人又牵着獒犬去而复返,这次重返黑龙潭的还有五张新面孔,红、蓝、黄、绿衣在这群黑乌鸦似的人群中特别显眼。

这五个人显然比其他黑衣人的武功高明得多,看似闲庭漫步,速度却是极快,身姿美妙,踏雪无痕。风凌烟心中咯噔一跳,这几个人的轻功随便捞出一个都要比她高明得多,乖乖,自己如果落在他们手中,只怕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

她站在水中,一动也不敢动,连眼皮几乎也不敢眨。

忽然闻到一抹淡淡的梅花香气,无数艳红的梅花花瓣自空中飘飘而下。

风凌烟心中一跳,抬眸一看,忽然就身子一僵,神仙?妖怪?这世界太玄幻了!

空中先是飘来五道轻纱,红、蓝、黄、绿、黑交错,飞舞而来,在半空中铺展开去,猛一眼望去,如同一道彩虹斜挂,美轮美奂。

在五道轻纱之后是一项白色绣龙轿子,轿顶是华美的流苏,四角各有一个水晶球,在月光下闪着诡异的光芒。

抬轿子的是四个身披轻纱的少女,随着她们手中轻纱的挥舞,白色绣龙轿子缓缓下降,落在黑龙潭边的草地上。

“恭请门主下轿。”在前面撒花的少女手一扬,五彩花毯缓缓伸开,如同一道彩



虹铺在地上。

轿帘一掀，一个紫衣男子飘飘走出。银色的蝶形面具，淡红的唇角微勾，不笑也似带了三分笑意，紫色的衣带轻扬，三千发丝随意披散，整个人看上去雍容华贵中又带了那么一丝邪魅肆意。

这个人刚刚下轿，所有的黑衣人以及那五色使齐齐俯下身子：“恭迎总门主。”

那紫衣男子容色淡淡的，看不出什么喜怒，只微微点了点头，黑曜石般的眸子缓缓一扫整个黑龙潭水面。黑龙潭潭水并不算深，潭中有许多怪石林立，这也是风凌烟冒充大石头的原因。

被他一眼扫过，风凌烟差点激灵灵打了个冷战，竟然感觉那拉风臭屁的总门主的眸光如同照妖镜，虽然只是淡淡的一眼，却让她的一颗小心肝抖了两抖。这个人不会是已看出她的原形了吧？

晕，原来这人是这个变态帮会的总门主，一帮小变态的头子岂不是个大变态？

“这里所有的水域都已经搜查过了？”那紫衣男子开口，声音似清泉在山石上潺潺流淌，说不出的清冷好听。

唔，这大变态有一副好嗓子，如果会唱歌的话，说不定会是个天王级别的人物……

风凌烟身子虽然不敢动，心中却在暗自腹诽着。

疾风十俯下身子：“是，门主。刚刚属下派十个人下水搜索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再搜一遍！”那紫衣人淡淡吩咐。

“是！”这次是疾风十等五个侍卫都下了水。

好几个人在风凌烟面前游过，有一个人的衣袍甚至拂过她的脸颊……

风凌烟咬牙忍着，不敢移动分毫。头顶忽然有风声微微一响，风凌烟眼睛一花，一袭紫袍已经踏水而来。他衣袂飘飘，在水中行走也如同闲庭漫步，脚上穿的鞋袜丝毫未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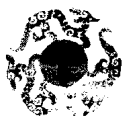
风凌烟睁大了眼睛，天，这是什么诡异的轻功？

原先她一直认为古人所说的“登萍渡水”的轻功是夸张的，不真实的，没想到眼前这门主更厉害，竟然直接踏足在水面上！

她还没惊讶完毕，那位紫衣门主在她的眼前忽然停住。风凌烟俏脸忍不住一黑，这倒霉的门主好死不死的正站在离她仅有一尺的一块大石上。

清风吹得他的紫衫猎猎飞舞，衣袍的边角时不时拂过她的脸颊，让她抬眸只能瞧见他衣袍下纯白色的亵裤。他的腿笔直而又修长，可以想见亵裤内的肌肉定也是匀称而结实的……

风凌烟差点风中凌乱。



呃，老天，她不是成心要偷窥他下身的——是他站的这个位置让她瞧不见别处。

风凌烟额头无数黑线滑下，窘得无以复加之余心底又有一丝庆幸，幸好这大变态只是站在了她临近的石头上……

缕缕淡淡的梅花清香沁入风凌烟的鼻端，她愣了一下，没想到这大变态身上的味道会如此好闻。他一定是洗花瓣澡的，也不知道这家伙摧残了多少梅花才把身上弄得这么香？

周围哗哗水声不绝，那些人正在水中搜索。

“找到了！”一声欢呼响起，“呼啦”水声一响，像是有人冒出了水面。

风凌烟心中微微一动，风声一响，头顶的紫衣忽然不见，她终于又能看清外面的景致。

此刻一个英悍的黑衣少年托着风凌烟用石头化成的“尸身”转瞬就游到了岸上，轻轻将那“尸身”放在草地上，跪倒在那紫衣男子面前：“禀门主，这一个就是那“玉兔”的尸首，她在水中被水草缠住，已经死掉……”

“呃……原来已经死掉了么？”那紫衣男子声音轻飘飘的，听不出喜怒。他弯腰在那具“尸身”的脸上一触，淡淡道，“已经冰冷僵硬了……”

风凌烟心中一跳，她虽然能将那块石头幻化成自己的形貌，但却改变不了石头本有的冰冷坚硬，但愿这门主别看出什么猫腻才好。

好在死人本来就是冰冷的，不仔细触摸，未必能察觉出什么异常。风凌烟心中暗暗安慰自己，手指不自觉在水下握紧，指甲几乎陷入肉里。

那紫衣人唇角微勾，露出一个极轻松不羁的微笑，轻弹了一下指甲：“这孩子死了足有一个时辰了，刚才谁搜索的？居然没发现么？”

他的嗓音极轻极淡，带了一丝笑意，但那份笑意映入众人眼中却比修罗夜又更加惊惧。

噗通！噗通！噗通！有十个黑衣人直挺挺跪倒在地上，几乎不敢抬头：“属下……属下无能，该死……”他们的声音发抖，身子更是抖得如同风中的落叶。

紫衣人淡淡一笑：“该死倒不至于，不过你们的眼睛确实有问题，这么大个活人居然没瞧见，各自废一个招子（江湖黑话“眼睛”）吧。”

风凌烟打了个寒噤，这变态门主好狠，这么小的一个失误居然就要废人家的眼睛！

那十个黑衣人听到这句话却如奉纶音，齐齐答应一声“是！”左手齐出，血光迸现，十个人顿时变成了十个“独眼龙”。他们疼得身子都有些颤抖，却又齐齐跪在地上：“属下多谢门主仁慈。”

声音整齐划一，似乎这样的台词是经过多遍的演练，而且虽然每个人的脸上



都疼得有些扭曲，却是诚心诚意地感激涕零。

风凌烟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这还叫仁慈——这些人的脑子让驴踢了？

紫衣人不再看那些跪了一地的“独眼龙”，眸光落在风凌烟的替身石头上，唇角缓缓勾起，比暗夜更深的眸子里闪过一抹笑意，淡淡道：“把这东西原地葬了吧。”

目光在水面上一扫，在风凌烟所化的大石上顿了一顿，风凌烟自脚底板蹿上一抹寒意，身子发僵，这厮不会发现什么破绽了吧？

那紫衣人的目光瞬间移开，笑了一笑，打了个呵欠：“好了，既然逃棋已经找到，那大家也都散了吧。”

转身走进那顶绣龙轿子之中，淡淡吩咐一声：“下山。”

那五个女子答应一声，将轿子抬起，手中轻纱一扬，流云似的飞起，正缠在不远处的大树上，微一借力，五个人连同轿子一起飞了起来。

所有的人终于全部离去了，有些乱哄哄的黑龙潭霎时清净下来。

看到最后一个黑衣人的影子在密林深处消失，风凌烟动了一动几乎就要僵硬的身子，终于跳了出来。

呼！扮石头要累死她了！好在危机已经解除，她终于闯过了这一关，可真不容易！

想起那个紫衣门主临去时的那一眼，风凌烟心中有些忐忑，她总感觉紫衣门主似乎看出了什么……

不过依那个紫衣门主的狠辣，他如果真看出什么，只怕不会这么轻易放掉自己吧？

嗯，或许是自己多心了，一定是！

她四下看了看，这才走上岸来，看了看那埋葬“自己”的小坟丘，叹了口气。她刚才情急之中把衣服脱了下来套在那个假人身上，现在身上光溜溜的，还需要那身衣裳蔽体。

好在那假尸体埋得不深，她三下两下就挖了出来，将那身衣衫又套回自己身上。看了一眼那具光溜溜的假尸体，她嘻嘻一笑，在上面摸了一把，终于又恢复了石头原貌。然后一脚踢它入水，拍了拍小手，哼，饶你黑焰门奸似鬼，也要喝本姑娘的洗脚水。想抓我？下辈子吧！

山里的小风吹在身上有些凉，小命现在是保住了，但如何在这里立足又成了大问题。她在衣袋里掏了一掏——，很好，除了一些药品外，一枚铜钱也没有！

风凌烟拧紧了小眉头，这黑焰门也太抠了吧？这个疾风十五好歹也是个侍卫，身上居然一文钱没带，穷光蛋一个！

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残花……苍凉的气势已经做足，夕阳西下，穿越